

海上诗路文化

保埧与祷雨：史浩昌国盐监文书初探

□王甜缘 蔡丽利

史浩（1106—1194），字直翁，号真隐，明州鄞县人，南宋著名政治家、诗人。绍兴十四年登进士第，调绍兴余姚县尉，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，史浩任昌国西监盐官。虽为西监，但县里文书多由他执笔。其《鄞峰真隐漫录》中所载《昌国保埧青词》《昌国保埧道场疏》《昌国泄潭祈雨疏》及《昌国县衙祈雨疏》，正是其为盐业和农业生产所作的雨旸祈祷文书。这些文书阐明了晴雨天气对盐业、农业的影响，体现了宗教信仰与民生经济的紧密联系，更是当时佛道发展的缩影。

宋宝庆《昌国县志》中的《叙山·补陀洛迦山》中“十八年（1148），史越王以余姚尉摄昌国盐监。三月望，偕鄞阳程休甫，由沈家门讯舟风帆，俄顷而至”，记述了史浩曾在昌国任职盐官，并登礼普陀山。在《鄞峰真隐漫录》中有《权昌国西监谢秦提举启》一文，文中写道“偶因嵎局之阙员；遽使檣材之备数”，印证其因盐场缺员由余姚尉改任昌国西监盐监。据宝庆《昌国县志》记载，昌国有正监（西监）、东江、岱山、高南亭、芦花盐场，官场配置以武职为主：西监盐监二员，一文一武；东监盐监，武一员；岱山盐监、押袋，武二员；高南亭监，武一员；芦花盐监，文一员。盐监由政府委派，其职责在于督导盐户定额煎盐，征收盐课，打击私盐，对生产的盐进行官府专卖等（《〈昌国保埧青词〉和〈昌国保埧道场疏〉摭谈》）。史浩是以文官出任，行政管理、文书起草为其要务，这解释了为何由其撰写青词、道场疏与祈雨疏。

一、《昌国保埧青词》《昌国保埧道场疏》与盐业生产

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。”说明了昌国县是南宋重要产盐基地。“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，所得为最多。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，十得六七。”可见，海盐制取方法体现为两种：其一为“熬波”法，适用于盐分富集的卤水，即将高盐卤水引入岸上，贮于沟中，舀取入桶，担入卤池，终以煎炼；其二适用于盐分较少环境，乃刮取碱土淋卤后煎炼的制法。古代盐业生产工艺，受制于天气等自然条件。无论是“熬波”还是“刮泥淋卤”都依赖于高温和晴朗天气。然而，农业丰收又需适时雨水。因此，雨旸祈祷是盐业生产的重要仪式，其行于盐业开始与将获之季。《昌国保埧青词》《昌国保埧道场疏》是史浩为保佑盐业生产所作的文章，其全文如下：

国饶近宝，诚为货殖之源。水润作成，必假阳精之助。兹繁天子，殆匪人为。谨拜夙夜之诚，冀动聪明之鉴。伏念巨阯户百里，粗有四封。虽号膏腴，亦瀕斥卤。早则便於煮海，而或虑其无年；水则利於殖苗，而复忧其失埧。幸雨暘之并若，庶财赋之两全。多稼如云，今幸有千仓之望；万亭积雪，顾犹愁一簣之功。是用敷净供於琳宫，演灵科於蕊笈，式凭世礼，用荐民诚。仰冀覆帔无私，神明有格，俾潮汐晴阴之得序，庶牢盆火齐之悉宜，永与苍生同依妙荫（《昌国保埧青词》）。

嗟其乾矣，斯成万埧之储。雨以润之，则失一年之计。敢凭佛果，上动天慈。伏愿慧日流空，仁风扇海，上有波瀾之地，悉为冰玉之区。三日之霖，利不遗於农亩；六月之汎，深自足於版书。惟微不获之一，夫庶显无边之大觉（《昌国保埧道场疏》）。

两文皆以“保埧”为主题，与盐业生产相关。柳永在昌国县担任晓峰盐场官时，其《煮海歌》中有“风干日晒盐味加，始灌潮波埧成卤”，也出现了“埧”。其实“埧”的本意是盛饭瓦器，也有学者认为“埧”为圆形中间略凹的土堆（《浙江盐业民俗初探——以舟山与宁波两地为考察中心》），“埧”在舟山的志书也常写成“溜”，是古代淋卤设备。筑埧是古法海盐生产首要工序，弘治《海盐县志》对埧的

生产过程有详细的记载：“先此周筑土圈如柜，长八九尺，阔五六尺，高二尺，深三尺，名曰溜（埧）。溜旁即开一井，深八尺，溜底用短木数段平铺，木上更铺细竹数十根，复覆之以柴，冒以草灰，然后取场灰填实溜中，用足踏实。再以稻草覆灰，仍挑潭中海水，多泼草上，使缓缓潜渗入井中成咸卤，可汲煎矣。”埧成后再将海水灌入其中，卤汁从埧底的竹管流进卤缸，就完成了埧泥淋卤，最后人们再将浓度较大的卤水熬制成盐。《昌国保埧青词》写于“多稼如云”且“万亭积雪”的丰收之际，作者祈求神明让潮汐晴雨调和，使得煮盐顺利。《昌国保埧道场疏》作者祈求佛祖三日之霖确保粮田丰收，六月的汛期能够保障盐产量与税收。作者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虔诚、敬意与盐、农丰收的愿望。

二、《昌国泄潭祈雨疏》《昌国县衙祈雨疏》与农业种植

《昌国州图志卷三·叙赋》记载：“昌国在环海中，概管四乡一十九都。除富都一乡与本州连陆外，其余三部分，俱各散在海洋，不比其他州县止是一边靠海。”可见，舟山四面环海，有大范围的濒海土地。濒海之民垦辟滩涂成田，又称为海涂田，或涂田、海田。民众要围垦沿海滩涂需要堆积土石修筑堤坝来阻挡潮水，经过日积月累，滩涂的淤泥逐渐干涸，最终变成可耕种的田地。但若遭遇狂风大浪，堤坝的土石只要出现一丝裂缝，海水冲入田地，田地就会重新沦为滩涂。《昌国州图志卷三·叙赋》中记载：“其近堤岸，田亩与咸水为邻，止可种稗。其去岸稍远，与山脚相接，方可种稻。若遇久旱，则咸气蒸郁，禾尽枯槁。设或久雨，则山水泛溢，不尽尽设，惟雨水调匀，方可得熟。”这体现了作物种植的分布及所受到的外部环境影响。濒海土地只适合种植稗这一耐盐碱作物，距离海岸稍远处才可以种植水稻，而且作物生长受气候的影响极大，唯有雨水调匀，作物才可以成熟。宋代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朝代，据邓拓《中国救荒史》统计，“宋代旱灾183起”，面对着旱灾时，人们往往无力与之抗争，只能寄希望于神灵祈求降雨。因此祈雨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祭祀活动，祈雨仪式所用祈雨文亦层出不穷。史浩在昌国县任官时，写下两篇祈雨文：

民亦劳止，莫苏就稿之苗；天必从之，愿

霈为霖之雨。恭投鹭岭，祇祷龙渊。洒道清尘，肃花幔而戴地；升云上气，俟水泽以盈畴。凡我有生，敢忘大赐（《昌国泄潭祈雨疏》）。

炎曦久亢，天外峰攒。秋稼垂成，田间龟坼。倾斯民之渴望，祈我佛之哀怜。载涓公子之座，用启祇园之会。伏愿求云霓若，甘雨沛然，苏万井之焦枯，慰终年勤动。普均生殖，仰戴慈仁（《昌国县衙祈雨疏》）。

“八政为重，食最为先”“邦家先务，莫重农功”（《全宋文》），干旱危及农业生产是宋人求雨最常见原因。在两首祈雨文中，史浩先陈情后至祈。陈情部分“民亦劳止，莫苏就稿之苗”“秋稼垂成，田间龟坼”述说田间缺雨的困境，致祈部分“洒道清尘，肃花幔而戴地”“载涓公子之座，用启祇园之会”记述当时祈雨的仪轨。祈雨文在内容上贴近现实，都提及了当时的缺雨困境，也都强调“诚”的精神境界，其一再向神灵表明自己祈祷的虔诚和恭敬，与“保埧”文书追求平衡不同，此二疏诉求单一而急切；祈求普降甘霖以拯救濒危的庄稼。这也体现出宋代官吏和文士对农事与百姓的深切忧虑。

三、史浩保埧祷雨文书与舟山道观、寺院发展

《中国古代祈雨史》记载：“祈雨活动受之影响，寺庙道观大多都有祈雨法事。遇旱情，帝王臣僚亦前往祈祷，或恭请得道僧道入官祈雨。这一时期，以寺观祈雨为题材的青词或表文的创作尤为繁盛，也出现了具有浓厚宗教特色的祈雨仪式。”可见，寺院和道观是祈雨的重要场所，疏文和青词是进行祈雨的重要文书。宋代佛教祈雨疏文主要分为两类：一是各寺院自行举办的道场中，由主事僧人书写的祈雨疏文；二是朝廷敕令举办的官方佛教祈雨道场中，由士大夫撰写的祈雨疏文。而士大夫所写的祈雨疏文又分两类：一类为佛教道场所用、以请愿为主的疏文，或称“请愿疏文”；另一类为各级官员为佛教道场“添功德”的文书，即“功德疏”（《宋代官方佛教祈雨仪式及相关文体研究》）。《昌国县衙祈雨疏》便是请愿疏文，疏文标题明确提到“昌国县衙”，表明这是由地方官府组织的正式祈雨活动，体现出了官员恭敬敬佛、以民为本的思想。文中“祇园”全称“祇园精舍”，是印度佛教圣地之一，相传释迦牟尼宣传佛法于此，在这

里暗示依托佛寺举行法会，或由僧人参与诵经祈雨。

冯国栋在《涉佛文体与佛教仪式——以像赞与疏文为例》中提出道场疏是上祷神佛的一类疏文，是模仿君臣间臣子上书言事的文体而来。《昌国保埧道场疏》为涉佛文体，其祈求对象为“佛”，但是没有具体明确的说明。《昌国保埧青词》属于道教文书。“青词亦称绿草，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‘天神’的奏章祝文。因用朱笔写于青藤上纸上，故名。”（《昌国典咏》）青词的作者是儒学人士、地方官员有时甚至由皇帝亲自署名。“是用敷净，供于琳官”中“琳官”即指道观，因此祈祷仪式就是在道观中举行的。

道隆观是舟山最重要的道观，原本为东岳行祠。宋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，朝廷敕有匾额“金阙飘扬、蓬莱福地”。在建炎年间，金兵入侵，曾闯入道隆观，用斧头砍殿柱时，柱子竟流出血来，金兵以为触怒神明，急忙退去，昌国百姓保全了性命。史浩《昌国保埧青词》中“琳官”的记载，极有可能指向此处。作为祭祀、祈祷仪式的举办场所，史浩曾来到道隆观，写下《临江仙·题道隆观》：

试凭阑干春欲暮，桃花点点胭脂。故山凝望水云迟。数堆苍玉髻，千顷碧琉璃。我本清都闲散客，蓬莱未是幽奇。明朝归去鹤西飞。三山乘缥缈，海运到天池。

宋嘉定三年（1210），道隆观中有楼阁因风雨而毁。观外植起牌坊，额曰“蓬莱福地”。时道隆观有田一百余亩，地一百亩，山五百亩，道观处于不断的发展中。

宋宝庆《昌国县志·叙祠》中记载了当时的寺院状况：“寺院禅院十、教院六、十方律院一、甲乙律院六，共二十三座。”寺院是祈雨的重要场所，也是宋代佛教的兴盛的表现之一。

史浩的昌国盐监文书以道教青词和佛教疏文为工具，通过不同的宗教仪式，巧妙应对盐业与农业对天气的矛盾需求；用青词祈求“晴阴得序”为晒盐所需的晴天提供保障，疏文呼吁“甘雨沛然”则为干旱的农田求得救命雨水。当这些文书在道观和寺院中转化为祭祀活动时，展现的不仅是古人向神灵祈祷的行为，还体现了宗教信仰与民生经济的联系，更反映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

古韵悠悠映青忞

□尹海鹏

古时小沙青忞，乃一海湾，潮水可涨至青林。清康熙年间海禁解除之后，陆续有先民从宁波姜山走马塘等地来此拓土垦荒，围海造田，繁衍生息，渐聚一方人气。岁月荏苒，沧海桑田，当前青忞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，日益彰显着“山海相拥、黛瓦白墙”的地域建筑之美，呈现着整洁、美观、和谐的乡村新图景。尽管山村变新颜，但是古迹仍留存。

一块古碑，诉说着当年棉花产地的一段往事

据介绍，新中国成立前的青忞村，一直是以棉花种植、盛产棉花而闻名。因该地曾是清代繆燧修筑海塘退海造田而来，含盐碱，只能种植耐盐碱的棉花等农作物。当年这里还有一块近现代时期立的石碑，现被定海图书馆收藏。笔者专门赶到定海区图书馆探究。只见此碑完整，花岗岩质，高160厘米，宽65厘米，厚8厘米，字迹大部清晰。尝试勘校如下：“为勒石永禁偷掘棉花、黄豆、葭籽并放牛取鱼等项。窃此地大小方塘两处反种棉花杂作，本为出产之大宗。近因人心不古，世风浇薄，往往有贪婪之徒将该地鲁自擅入，掘花偷豆刈葭私放牛羊踏残地作，不顾廉耻，均属恶习，不胜痛恨。本业户为保护权利

起见，不得不充行禁止，免致再蹈故辙。爰是公同彙议重整罚则，预为布知。自勒禁之后，不论该棉收期早迟并另垦出产，一概不许私自入此掘取。如有故旧着赃证者，不论远近亲疏大小男女，一例掘花偷豆草籽，议足报现洋贰元，向各业户给发。加罚金十元以充大小方塘公用，其余另行随事。大小议罚为普通关系之要事，为此公禁勒石以垂永远为鉴云。1922年，岁次辛酉七月口日，青忞花业户立。”原来此碑为民间公禁碑，是当年棉花、黄豆等种植户为了维护自身利益，保护大小方塘设施而立。

两根石柱，见证着数百年前的“谶语”故事

八旬村民何达兴向笔者讲述了一个村里流传数百年的故事。清康熙年间，一位风水

先生云游此地，发现青林村有被水淹没的风险，遂说服村民在青忞村和青林村之间的地面上立了两根3米左右高的石柱以压镇水患，并留下了“柱立青林在，柱倒青林淹”的谶语。“破四旧”那会儿，村民们把石柱挪作他用，一根用作修建水渠的石料，一根作为小溪间桥梁的桥面。没想到，几十年后，青林村因为原址要修建舟山第三大水库青林水库而整村迁移。如今，旧时的青林村已成了“碧波万顷”，当年风水先生的话竟莫名其妙地“一语成谶”。

一面照壁，记载着人们的庙樟“情结”

青忞村口有一面新近建成的照壁，仿古砖瓦砌就，古色古香，颇具特色。上面记载了青忞村的历史发展脉络，其中关于“庙樟”的

记载尤有特色。庙樟，顾名思义，因临青忞庙而名。庙樟主干短粗上分三杈，长势旺盛，有三四人合抱之粗，形如华盖，在予以村人“遮风避雨”方便的同时，也成了村民们的一种精神寄托。1958年，因造船需要，青忞村民顾全大局，忍痛割爱，将庙樟砍倒，锯木成板，打造成船。可惜的是，此船首航失利，沉没于滚滚波涛之中。七旬村民陈文来告诉笔者，自那时起，“庙樟”成了村民心中的隐隐的念想。在2021年，村民们在山野中觅得一棵与当年“庙樟”外表相似的小樟树，将之移栽于青忞庙侧，以弥补当年“庙樟”之殇。为何村人会“庙樟”独存念想，怀有深深眷恋，也许都包含在照壁中“十年树木可参天，百年树人定乾坤”的句意里了。

古碑、石柱，照壁如同一部时光记录仪，默默向人们展示、播放着青忞数百年的人文底蕴。它们的存在，也让旧貌换新颜的青忞村变得富有乡土文化内涵，更具生机和活力。